

列 寧

告農村貧民書



列 寧

告 農 村 貧 民 書

爲農民解釋社會民主黨底要求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書號：1641

列 寧

告農村貧民書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北 京 新 華 印 刷 廠 印 刷

(阜成門外北護土路)

字數：49,000

一九五四年九月北京第一版

印數：1—10,000

一九五四年九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定價2,300元

В. И. ЛЕНИН

К ДЕРЕВЕНСКОЙ БЕДНОТЕ

本書以解放社版〔列寧選集〕中所載譯文爲基礎，
根據一九五二年俄文單行本校訂了一次。

目 錄

告農村貧民書

一八四

(爲農民解釋社會民主黨底要求)

一 城市工人底鬥爭

一

二 社會民主黨人所要求的是什麼？

三

三 農村中的財富和貧困，有產者和工人

六

四 中農到哪裏去？到有產者和富人方面去，還是到工人和無產者方面來？

三

五 社會民主黨人要爲全體人民和工人爭得哪些改善？

四

六 社會民主黨人要爲全體農民爭得哪些改善？

五

七 農村中的階級鬥爭

六

「火星報」和「曙光」雜誌共同提出的俄國社會民主黨綱領

全一八

簡要註釋

九

告農村貧民書

爲農民解釋社會民主黨底要求(二)

一 城市工人底鬥爭

許多農民大概已聽到了城市工人鬧風潮的消息。有的自己到過都城和工廠，並在那裏常常看到被警察叫做造反的事情。有的認識一些參加過風潮被當局放逐到鄉下來的工人。有的親手接到過關於工人鬥爭的工人的傳單和書籍。有的只是聽到曾經到過城市的人關於城市所發生的情形的傳說。

從前只有學生起來鬧事，而現在有成千成百萬工人在大城市裏起來鬧事了。他們多半和自己的老闆、廠主和資本家作鬥爭。工人舉行罷工，大家一律停止工廠工作，要求增加工資，要求不許強迫他們每天做十一小時或十小時的工作，而只做八小時工作。工人還要求工人生活方面其他一切改善。他們要工廠設備得周到些，要機器能有防止危險

的特殊設備而不致傷害工人，要他們的子弟能够進學校，要病號在病院中得到應有的醫治，要工人底住宅是人住的房子而不是狗窩。

警察干涉工人的鬥爭。警察拘捕工人，把工人拋進牢監裏，不經法庭而把他們放逐回家鄉去，甚至放逐到西伯利亞去。政府用法律禁止工人罷工和集會。但是工人則進行鬥爭來反對警察和政府。工人說：我們數百萬工人，再不能做牛馬了！我們再不能替富人做工而自己還是一貧如洗了！我們再不能讓人家掠奪了！我們要組織工會，把一切工人都組織到一個大的工人聯盟（工人政黨）中去，共同求得較好的生活。我們要爭得新的優良的社會制度：在這個新的優良的社會裏不會有富人也不會有窮人，大家都必須參加工作。享用共同工作底成果的不會是一小撮富人，而是全體勞動者。機器和其他的技術改良應當減輕大家的工作，而不是犧牲千百萬人民的利益來使少數人致富。這個新的優良的社會叫做社會主義社會。關於這個社會的學說叫做社會主義。爲這優良的社會制度而鬥爭的工人聯盟叫做社會民主黨。這樣的黨差不多在各國都公開存在（除俄國和土耳其外），而我們的工人同受過教育的社會主義者也已組織了這樣的黨：俄國社會民主黨。

政府迫害這個黨，可是不顧各種禁令，黨還是秘密地存在着，出版自己的報紙和書

籍，組織秘密的團體。工人不僅開秘密會議，而且還成羣結隊地遊行，高舉着旗幟，旗幟上寫着：「八小時工作日萬歲，自由萬歲，社會主義萬歲！」政府因此而瘋狂地迫害工人。它甚至派遣軍隊來槍殺工人。在雅羅斯拉夫里，在彼得堡，在里加，在頓河岸羅斯托夫，在茲拉陶斯特，俄國兵士都屠殺過俄國工人。

可是工人並不屈服。他們還是繼續鬥爭。他們說：無論迫害，牢監，流放，苦役或死刑，都嚇不倒我們。我們的事業是正義的事業。我們爲一切勞動者底自由和幸福而鬥爭。我們爲千百萬人民解除暴力、壓迫和貧困而鬥爭。工人日益覺悟起來。各國社會民主黨人底數量都很快地增加起來。不管任何迫害，我們一定會勝利的。

農村的貧民要明白：這些社會民主黨人是些什麼人，他們所要求的是什麼，要幫助他們來爲人民爭取幸福，在農村裏應當怎樣行動。

二 社會民主黨人所要求的是什麼？

俄國社會民主黨所要爭得的，首先就是政治自由。他們需要自由，是要使俄國全體

工人普遍公開地聯合起來，爭取新的優良的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

什麼是政治自由呢？

要了解這一點，農民先要把他現在的自由與農奴制度比較一下。在農奴制度之下，農民不得地主底允許不能娶妻。現在，農民可以不得任何的允許而自由娶妻。在農奴制度之下，農民必須按總管所指定的日子替自己的地主老爺做工。現在，農民可以隨便選擇替哪個東家，在哪些日子，要多少工資才去做工。在農奴制度之下，農民不得地主老爺底允許決不能離開農村。現在，如果村社肯放他，如果他沒有欠稅，如果他能得到護照，如果省長或縣警察長不禁止移居，農民可以隨便到哪裏去。這就是說，農民現在也還沒有隨便到哪裏去底完全自由和遷移底完全自由，農民仍舊還是半農奴式的。在下面我們將詳細說到：為什麼俄國的農民還是半農奴式的，他們怎樣才可以脫離這種狀況。

在農奴制度之下，農民不得地主老爺底允許，不能購置產業，不能購買土地。現在，農民可以自由購置任何產業（退出村社的完全自由，任意處理自己土地的完全自由，農民在現在也還沒有獲得）。在農奴制度之下，農民要受地主底體刑。現在雖然農民還沒有免除體刑，可是地主已不能處罰自己的農民了。

這種自由就叫做公民自由——家庭事務、個人事務及財產事務上的自由。農民和工人可以自由（雖然也是不完全的）安排自己的家庭生活和自己的私事，支配自己的勞動（爲自己選擇東家），處理自己的財產。

可是，無論是俄國工人，無論是全體俄國人民，他們至今都還沒有處理自己全民事務的自由。過去農民是地主底農奴，現在全體人民同樣還是官吏底農奴。俄國人民沒有權利選舉官吏，沒有權利選舉代表來制定全國底法律。俄國人民甚至沒有權利召集會議來討論國事。正如以前地主老爺不得農民同意而任用總管，現在也同樣，不得我們同意而任用官吏來統治我們；不得這些官吏底允許，我們甚至於不能刊印報紙和書籍，我們不能當着大衆和爲着大衆來談全國大事！

正如農民過去是地主底奴隸，俄國人民至今也還是官吏底奴隸。正如在農奴制度之下，農民沒有公民自由；俄國人民直到現在也還沒有政治自由。政治自由即是人民處理自己全民的國家事務底自由。政治自由即是人民有選舉自己的議員（代表）到國家杜馬（國會）中去的權利。只有人民自己選舉的這個國家杜馬（國會）才能討論並頒佈一切法律，才能規定一切捐稅。政治自由即是人民自己有權挑選一切官吏，有權召集會議來討

論一切國事，有權無須任何允許而可隨意刊印任何書籍和報紙。

其他一切歐洲人民早已爲自己爭得了政治自由。只有土耳其和俄國，人民還是蘇丹政府和沙皇專制政府底政治奴隸。沙皇專制政體就是表示沙皇底無限權力。人民絲毫不得參加組織國家和管理國家的工作。一切法律之頒佈，一切官吏之任命，都由沙皇按其個人無限專制的威權獨斷獨行。可是，沙皇自然連俄國的一切法律和官吏都不能盡行知道。沙皇甚至不能知道國內所發生的事情。沙皇只是批准幾十個最大最顯貴的官吏底意志而已。一個人無論如何決不能管理像俄國這樣大的一個國家。管理俄國的不是沙皇，——所謂一人專制，不過可以這樣說罷了！——管理俄國的是一小撮最富裕最顯貴的官吏。沙皇只能知道這一小撮人隨意告訴他的東西。沙皇絕對不能違背這一小撮有名貴族底意志：沙皇自己就是地主和貴族；他從小就只是在這些貴人中間生活的；他們養育了他，教育了他；關於全體俄國人民的情形，他所知道的，僅僅是這些有名貴族、富裕地主和少數可以進入沙皇宮廷的最富裕的商人所知道的東西。

在每個鄉鎮管理局內你們都可以看到這樣的圖畫：上面畫着一個沙皇（現今沙皇底父親亞歷山大三世）。沙皇向參加他加冕的鄉長們訓話，命令他們：「要聽從你們的貴族。

老爺！」現今的沙皇，尼古拉二世，也重複同樣的話。可見沙皇自己也承認，除非借助於貴族和通過貴族，否則他們就不能管理國家。我們要牢牢記着這些沙皇教農民服從貴族的話。我們要明白了解：想把沙皇的行政機關力圖標榜為最好的行政機關的那些人們，是向人民說着何等的謊話。這些人們說：在別的國家內，行政機關是選舉的；那裏選舉富人，而富人管理極不公平道，他們欺負窮人。但在俄國，行政機關不是選舉的，一切都由專制的沙皇管理。沙皇高過一切，高過窮人和富人。他們說，沙皇對大家，無論對窮人和富人都是一視同仁的。

這些話都只是欺人之談。每個俄國人都知道我們的行政機關底公道是怎樣的。每個人都知道：我們普通的工人和僱農不能跑到國務會議中去。可是在其他一切歐洲國家內，工廠的工人和種田的僱農都跑進國家杜馬（國會）；他們在全體人民面前自由陳訴工人底貧苦生活，號召工人團結起來，為較好的生活而鬥爭。而且誰也不敢阻止人民代表底這些言論，沒有一個警察敢碰他們一下。

俄國沒有人民選舉的行政機關，而當政者不僅是一些有錢和顯貴的人，而且是他們中間最壞的人。當政的是朝廷中最會玩陰謀的人，是最會暗算的人，是最會向沙皇說

誑造謠的人，是善於拍馬屁獻殷勤的人。行政是秘密的，人民不知道而且也不能知道；哪些法律將準備頒佈，哪些戰爭將準備進行，哪些新稅將開始徵收，哪些官吏受賞和爲何而受賞，哪些官吏被革職。沒有一個國家有俄國那樣多的官吏。這些官吏站在無權說話的人民頭上，正如一座黑暗的森林；普通的工人永遠穿不過這座森林，永遠得不到真理。對於官吏賄賂、掠奪和殘暴的任何控訴，都沒有下文；官場的拖延把一切申訴化爲烏有。單獨個人底喊聲，全民始終不能聽到，而消失於這座黑暗的密林中，窒息於警察的拷問室中。官吏不由人民選舉而且不必向人民負責；整串官吏結成一幅緊密的蛛網，人們就像蒼蠅一般地在這個網內掙扎。

沙皇專制就是官吏專制。沙皇專制就是人民對官吏尤其是對警察的農奴式的依賴。沙皇專制就是警察專制。

因爲這樣，所以工人跑到街上來，在自己的旗幟上寫着：「打倒專制政體！」「政治自由萬歲！」因爲這樣，所以數千萬農村貧民應當支持和響應城市工人底這種戰鬥的號召。農村工人和無產農民應當同他們一樣不怕迫害，不怕敵人底任何威嚇和暴力，不因初次失敗而灰心，要起來爲全俄人民底自由而作堅決的鬥爭，首先要求召集國民代表大

會。讓人民自己在全俄各地去選舉自己的議員（代表）。讓這些議員去組成最高會議，這個會議要在俄國創立選舉的行政機關，使人民解脫對官吏和警察的農奴式的依賴，保證人民有集會自由、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權利！

這就是社會民主黨人所首先要求的東西。這就是他們的第一個要求：要求政治自由的意義。

我們知道，政治自由，選舉國家杜馬（國會）自由，集會自由，出版自由，還不能一下子就使勞動人民解脫貧困和壓迫。要使城市和農村貧民一下子就不替富人做工，這種方法，在世界上還沒有。工人除了靠自己本身之外，再不能期望誰，再不能指望誰。工人如不自謀解放，誰也不能使他解脫貧困。而要解放自己，工人就應當在全國，在全俄組成一個聯盟，組成一個政黨。可是，假使專制的警察政府禁止一切集會，禁止一切工人報刊，禁止工人代表底一切選舉，則數百萬工人就不能共同聯合起來。要聯合起來，就要有建立任何聯盟的權利，就要有結社自由，就要有政治自由。

政治自由雖不能使工人一下子就解脫貧困，可是它能給工人與貧困作鬥爭的武器。要與貧困作鬥爭，除了工人自己團結之外再沒有也不可能有的方法。要是沒有政治自

由，數百萬人民便沒有團結之可能。

在歐洲各國，人民已爲自己取得了政治自由，工人也早已就開始團結起來了。既無土地又無作坊，終身替別人作僱傭勞動——這樣的工人，在全歐叫做無產者。還在五十年以前就有人號召工人聯合起來。「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這句話在最近五十年來已傳遍了全世界，這句話在成千成萬的工人會議上重複着，這句話你們在各種語言的成百萬社會民主黨的書報上都可以讀到。

自然，數百萬工人組成一個聯盟，組成一個政黨——這件事情是極其不容易的，它需要時間、堅忍性、毅力和勇氣。工人爲貧困所摧殘，被替資本家和地主長期做苦工弄麻木，所以往往也沒有時間來想：爲什麼他們一輩子總是個窮光蛋，他們怎麼來解脫這種狀況。工人的聯合總是受到多方阻礙：不是直接的野蠻的暴力手段（如在像俄國那樣沒有政治自由的國家），就是拒絕宣傳社會主義學說的工人做工；最後，或者更採取欺騙和收買的方法。可是，任何暴力，任何迫害，都不能阻礙爲全體工人解脫貧困與壓迫這件偉大事業而鬥爭的工人無產者。社會民主黨工人底數量在不斷地增加。如在我們的鄰國德國，已有選舉的行政機關。從前德國也是絕對專制的君主政體。可是德國人民很早，在

五十多年以前，就已破壞了專制政體，用強力取得了政治自由。德國不像俄國那樣，法律不是由一小撮官吏所頒佈，而是由人民代表議會、國會或是德國人所謂的帝國議會所頒佈。凡是成年的男子都可以選舉這個議會底議員。因此我們可以計算：贊成社會民主黨人的有多少票數。在一八八七年，有十分之一的票數是贊成社會民主黨人的。到一八九八年（德國帝國議會最近一次的選舉），贊成社會民主黨人的票數差不多增加了兩倍。那時已有四分之一以上的票數贊成社會民主黨人。二百萬以上的成年男子選舉社會民主黨人當國會議員。在德國農村工人中間，社會主義傳佈還不普遍，可是現在它已特別迅速地向前發展了。當僱農、短工和無產貧苦農民這些羣衆與自己的城市兄弟聯合起來的時候，德國的工人就會勝利，而且要建立勞動者不會有貧困與被壓迫的那種制度。

社會民主黨工人到底想怎樣來解脫人民底貧困呢？

要知道這點，就須明白了解：在現社會制度之下，廣大民衆貧困是由於什麼原因。富裕的城市正在增長，繁華的商店和屋宇正在建築，鐵路正在敷設，各種機器和技術改良無論在工業上或農業上都在採用，——可是千百萬的人民大家都沒有逃出貧困，大家都只仍舊終生爲着養活家庭而工作着。不僅如此：失業者一天多似一天了。無論農村中

或城市中，完全不能找到工作的人也一天多似一天了。在農村中他們餓着肚皮，在城市中他們變成流氓和無賴，如野獸一般鑽在城郊底小泥屋裏或像莫斯科城裏喜特洛夫市場那樣可怕的貧民窟和地窖裏。

怎樣會有這種事情呢？爲什麼富裕奢侈日益增加，而以自己的勞動創造一切財富的千百萬人依然還是貧困呢？農民餓死，工人失業流離，而商人却將成百萬普特的糧食運出國外，工廠因爲商品無處安置，沒有銷路而停頓起來。怎樣會有這種事情呢？

這種現象所以發生，首先是因爲大批的土地以及工廠、作坊、機器、房屋、輪船等等都屬於少數富人所有。千百萬的人民在這些土地上，在這些工廠內和作坊內工作；而這些東西則屬於幾千或幾萬個富豪、地主、商人和廠主所私有。人民爲着工資，爲着一小塊麪包而替這些富人做僱傭勞動。除了工人窮苦的生活費之外，其餘一切生產品都落在富豪手裏，所有這一切就造成他們的利潤，他們的「收入」。從機器和改良工作方法中所得的一切利益都歸地主和資本家所享受；他們積累着千百萬的財富，而這些財富中工人所得的只是一點可憐的殘屑。工人聯合起來共同工作；在大田莊上和大工廠內，有幾百工人，有時甚至幾千工人做工。勞動這樣聯合起來，同時使用各種機器，因此工作